

## 苏木小学

1996年的秋天，19岁的赵雄走进镇雄县黑树镇时，泥泞的山路吞没了她的胶鞋。他背着行李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，打着手电筒向农户打听苏木小学的方向。一位老人指着半山腰的瓦房说：“那就是学校。”他抬头望去，屋顶漏着光，窗户缺了角，透着荒凉与破败。

赵雄推开教室门，土墙的裂缝里正透着刺骨的风，讲台上落满灰尘，课桌高低不一，有的甚至还要用砖头垫脚。虽然条件艰苦得超乎想象，但赵雄当老师的梦想终于实现，他眼里的光比烛火更亮。

## ⑦ 听听，秋的声音



赵雄上课场景。

## 一株苗与一座山

开学第一天，学生们齐刷刷地站在操场上，对着他这个新来的老师行礼。那一声声“老师好”在山间回荡，像种子落土从此便扎下了根。这个中师毕业生不会想到，自己一守就是29年。当年同批分配的教师以及身边的同事陆续调离或转行，唯有他始终坚守。

风霜染白了他的双鬓，却未冷却他眼中的热情。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山里娃，有的成了教师，有的投身基层建设。被问到为何留下时，他指着窗外的那棵青松说：“那是当年我刚来时种下的，看着它活下来，我就舍不得走了。”

教育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，而是像这棵青松的年轮一样，一圈一圈静默生长。树影斑驳间，赵雄依旧每日拂晓起身，巡过空旷的操场，推开每一扇未关严的窗。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喜好，也记得谁最爱在作文里写“想看看山外的世界”。当年随手种在校园内的那棵青松，不承想长成了参天大树——就像这所深山小学的命运。

清晨的雾还未散尽，他已站在校门口，目送孩子们一个个走进教室。

## 把读书用“种”进老乡心里

最难的从来不是艰苦的条件，而是破除乡亲们“读书无用”的观念。20世纪90年代，黑树镇硫矿业盛行，挖硫磺矿收入比当时教师的工资还要高5倍，矿工们成群结队地奔赴矿洞。那个年代，读书不如挖矿挣钱的观念在村里蔓延，不少家长让孩子辍学挖矿。

硫磺矿洞的炮声总在山谷间一阵

阵响起。1999年深冬，赵雄蹲在辍学生小浩家门口，看着孩子父亲用皲裂的手指着矿山说：“赵老师，你一个月的工资才293元，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你的5倍。”“李大哥，让孩子读完小学吧，毕竟孩子还小。”赵雄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劝学生家长把孩子送回学校。他带着成绩单挨家劝说：“挖矿挣的是快钱，读书才是‘稳当饭’。”赵雄和老师们挨家蹲守，直到家长答应让孩子返校才肯离开。那个冬天，赵雄带着老师们打着手电筒蹲守村口，把一个个准备辍学挖矿的孩子“逮”回课堂。

懂得感恩、好好读书。王定光说：“这份爱和希望传递下去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。”

## 校长牌“万能工”

“赵校长，电路又短路了！”午休时分，青年教师小吴急匆匆跑来。赵雄拎着工具箱就赶了过去，动作利落干脆。检查完电路，他又发现电磁阀结了水垢，便顺手一并处理妥当。这样的场景，每周都要上演几次。

赵雄笑着说：“在我们这儿，什么都要会。去年冬天水管冻裂，就是我连夜修好的。”

说不清赵雄是校长、老师，还是水电工、管道工、保洁员……他全身心守护着这所学校，修电路、通水管、清厕所、修灯换锁，样样都会。他拧紧漏水的水管，顺手扶正教室门上松动的挂钩，动作熟稔得如同翻一页教材。课间操铃响起，他站在队列最后，和孩子们一起伸展双臂，像一棵老树与一排排新苗共舞。

翻开学校账本，能看到几个特殊的条目，记录着赵雄垫付的办公经费。小到打印机碳粉，大到校舍维修费用，都是他从工资里“抠”出来的钱。“垫钱不合适，可孩子们等不起。”按照正常程序走审批流程，事情早就延误了。“孩子饿着，哪等得了？”赵雄二话不说就垫上了。这些年，他经手的账目从没出过错，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。

“钱是小事，事拖久了人心就凉了。”他笑着展示转账记录。

## 流水的老师 铁打的校长

教师周转房里永远备着新被褥，这是为初来乍到的年轻教师准备的。棉絮还带着阳光的气息，像一双双看不见的手，轻轻抚平他们初来时的忐忑。

年轻教师胡薇记得报到第一天，校长帮她搬行李。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稳稳托着行李箱，脚步轻快地把箱子搁在寝室床上。赵雄笑着说：“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。”还特意嘱咐胡薇：“你刚刚来，慢慢适应这里的环境。你嫂子已经准备好了晚饭，这段时间就在我家吃，别客气！”

那一刻，胡薇眼眶一热，忽然觉得这遥远的山乡竟有了些许亲切。那顿饭的香气仿佛还在鼻尖萦绕。胡薇说：“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，赵校长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，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”后来她才知道，校长家的餐桌上常年为学校的教师留着一副碗筷。那副碗筷从未冷清过，寒来暑往，不知温暖了多少异地教师的胃与心。

赵雄说：“老师安了心，孩子才能定下神。”

如今，胡薇已成了骨干教师。她也学着赵校长的样子，课余时间为学生补习，周末翻山去家访。看着孩子们清澈的眼睛，她终于懂得，教育是一场温暖的接力。而那副始终温热的碗筷，早已成为她心中不灭的灯火。

新教师们常在深夜敲响校长的家门，只为探讨一堂课的导入如何更生动，或是分享学生一句童言稚语带来的惊喜。这所深山里的学校，不仅教书育人，还像一个家——包容着求知的孩

子，也温暖着漂泊的师者。

然而，山村教师的流动性大始终是个难题。流动的教师与坚守的校长，成了苏木小学最独特的风景。年轻教师来了又走，像山间的云聚了又散。可赵雄从不抱怨，他说：“苏木小学培养的每一个老师无论待多久，都是真心照亮过孩子的。苏木小学能成为优秀教师的起点，已是莫大的光荣。他们站得越高、走得越远，我越高兴。”赵雄默默为每一位离开的教师整理行囊，也真诚为每一个到来的青年点亮灯火。

教师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些挑战，课程衔接时常出现断层，学生的学习状态也容易波动。每年开学季，赵雄便化身为“全能替补”，无论哪里缺人手，他都挺身而出。语文、数学、体育乃至音乐课，他都毫不犹豫地接手。学校的一切事务，他默默扛在肩上，从晨曦初露到夜色阑珊，从绘制黑板报到修理水管，再到修复最后一盏熄灭的路灯。

他时常笑着说：“校长就得像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。”这份豁达背后，隐藏着沉重的代价：赵雄以校为家，将全部身心投入学校，妻子抱怨他把家过成了客栈，长期的异地分居和工作繁忙，最终令他的婚姻走向破裂。

如今，赵雄的身影在校园里依旧忙碌而坚定。他仍习惯清晨第一个推开校门，傍晚最后一个熄灭办公室的灯。29年间，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教师，也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怀揣理想的年轻人。

## 年轮仍在生长

29年后的一个清晨，48岁的赵雄依旧循着当年的巡校路线，走过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晨雾中的校园里，青石板台阶被磨得发亮，阳光篮球场、崭新的教学楼在晨光中静静伫立，爱心厨房里飘出浓郁的饭菜香，孩子们的笑声在操场回荡。赵雄驻足环顾，教室已不再是漏风的土屋，琅琅书声却依旧如当年一般清澈。他抚摸着墙上斑驳的校训“知书明礼 自爱自强”，指尖划过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仿佛触到了时光的温度——变的是校舍，不变的是山里人对知识的渴望。

赵雄的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回响，像当年那个打着手电筒摸索前行的年轻人的脚步声。

冬越寒，色越青。暮色中，赵校长带我们去看那棵青松。29年前栽下的树苗，如今已高过3层教学楼。他摩挲着树皮上的裂痕，说道：“这些孩子就像松子，给点土就能活。”

所谓坚守，不过是把“人”字写进年轮的纹理，让每一圈生长都成为托举新芽的台阶。山风掠过，青松沙沙作响，恍惚间，又是1996年那个青年教师领着学生朗读：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……”

在乌蒙大地的大山深处，数以万计的“赵雄”扎根乡村。他们像生长在滇东北的青松，把根须深深扎进岩缝，只为托起每一粒渴望阳光的种子。松涛阵阵，教育的真谛在于像青松一样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，用年轮记录坚守，以绿荫庇护未来。

“张老师，祝您国庆、中秋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！”发信人是张廷红的学生徐航星，今年他以数学满分、全镇第一的成绩考入镇雄县城南中学。

## 青松挺立处 书声满山野

记者 莫娟 聂孝美 实习记者 兰波 文/图



## 用一支粉笔“种”出满天星光

——记苏木小学教师张廷红

记者 聂孝美 莫娟 文/图

“张老师，祝您国庆、中秋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！”发信人是张廷红的学生徐航星，今年他以数学满分、全镇第一的成绩考入镇雄县城南中学。

“孩子考进城南中学，我比他的父母还高兴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张廷红眼角泛着泪光，那份喜悦深沉而真挚。屏幕的微光照亮他眼角的皱纹，这或许就是一名教师最幸福的时刻。一条简短的节日短信，不仅承载着学生徐航星最深情的感恩，也悄然唤醒了张廷红心底深藏的回忆。

## 从外出创业到扎根三尺讲台

2002年，张廷红大学毕业后曾外出创业。在外漂泊数年，他发现心中始终割舍不下对三尺讲台的向往，心底的教师梦从未熄灭。2008年，他毅然报名参加教师招聘考试，最终站上了乡村小学的讲台，这一站就是16年。尽管最初更希望能在教初中，但当他面对一双双稚嫩而渴求知识的眼睛时，那份短暂的落差感瞬间消散。

“当时确实有点小遗憾。”回忆起最初被分配到苏木小学任教的情景，张廷红笑道，“教育的本质不在于学段的划分，而在于能否真正点燃孩子们求知的火苗。小学有小学的教法，只要能教好孩子就有意义。”他俯下身来，用耐心与爱意浇灌每一株“幼苗”，用生动的比喻和贴近生活的情境，引导孩子们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，课堂上妙语连珠。

## 把“学校事”当成“家里事”

清晨6时20分，张廷红忙碌的一天开启：帮自家孩子洗漱，为家人准备早餐，随后匆匆赶往学校。到学校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检查营养餐的备餐情况。他仔细核对每一份食材的保质期，监督厨房的卫生状况，确保孩子们吃得安全、吃得营养。

营养餐对学生们来说是件大事。张廷红严肃地说道：“这个容不得半点马虎，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身体发育需求，每一份餐食都得科学搭配。”让他们吃饱、吃得健康，是他每天最牵挂的事。课间，他穿梭在教室与办公室之间，或批改作业，或与学生谈心。在他眼里，学校的一事一物皆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现在，张廷红除了担任一年级的数学老师外，还兼任安全副校长、教务主任、学籍管理员、营养餐管理员……他笑



张廷红带领学生跑步。

说着：“学校的事就是自家的事，哪能分得那么清？乡村教育资源有限，那就自己多教一点、多做一点！”因为他眼里多教一点、多做一点，孩子们的眼界就能更开阔一点。

张廷红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，他的生活被“学校”与“家庭”填满，两点一线的日子虽忙碌却踏实。

## 用“真心”换“真心”

一年级的孩子天性活泼，单纯的严

子们的“暖心人”。学生在学校磕碰，他第一时间赶到；遇到厌学、逃学的孩子，他先共情倾听，再耐心引导，让孩子们感受到学校是一个温暖的家。

## 以“微光”聚“星光”

16年里，苏木小学的基础设施在不断改善，从前的黑板、普通电子板换成了明亮的希沃白板，教学设备的更新让课堂更加生动。但张廷红知道，能真正改变孩子命运的，不是硬件而是人心。一批批学生走出乡村，走向更大的舞台，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发光。那些怯生生的孩子，有的成了教师，有的成了医生，还有的投身家乡建设……

看着孩子们走出乡村、实现自我价值，这就是张廷红作为乡村教师最大的幸福。

如今，张廷红依然坚守在乡村校园，始终用最朴素的语言、最深情的方式讲课，把知识与爱播撒在孩子们心中。他说：“只要乡村孩子需要，我就会一直站在这里，用坚守托举梦想，用微光点亮星光。”

山风拂过脸庞，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。孩子们背着书包陆续走出校门，张廷红站在校门口，目送着一个个背影远去。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，仿佛在告诉他：眼前这条路通向更广阔的地方。而他，则在这片土地上将一生最深的牵挂化作默默守望。